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日全食事件”

# 日军恐慌“国旗让天狗吃了”

1941年8月26日，日本大本营以第538号命令批准日军驻华中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企图一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打开入侵中国西南大后方的门户。不料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使日军陷入步步血战境地，部分日军还在撤退中陷入重围死伤惨重，整个战役损失达4.2万人。

8月下旬，日第十一军主要作战兵力开始秘密向湘北集结。9月10日，该军司令官阿南惟己中将下达攻击令，决定于18日即“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日正式发起代号为“加号作战”的长沙战役（即第二次长沙会战），以5个师团（第三、四、六、三十三、四十师团）和4个支队、1个坦克联队、2个重炮联队、2个工兵联队共12万重兵以及180架飞机、230多艘舰（汽）艇，“予第九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战备不足，加之作战密码又被截获，中国军队正面防御接连失利，日军在两天内便突破新墙河防线，随后强渡汨罗江向长沙突进。

正当日军全力进攻时，一个让其官兵十分沮丧的现象发生了。一个日军少尉在阵中日记写道：“9月21日这一天太阳当空，天气格外晴朗，极高的能见度让火力发挥到极点，进攻的官兵喊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头顶着国旗奋勇杀敌，在太阳的照耀下向长沙前进！’但到了中午左右，照耀我们前进的太阳竟被一个巨大黑影慢慢遮住，大地很快陷入昏暗之中。”此时几乎所有的日军官兵都怀疑自己眼睛出



中国军队胜利回长沙。

了毛病，一个大胆的下士喊了起来：“不好了！大家快看，国旗让天狗吃掉了！”天狗吃太阳的说法不仅在中国十分流行，在日本更是深入人心。一时间不少日军官兵陷入慌乱之中。

日全食的出现，给日军官兵心中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和很多国家的人们都有一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太阳若被黑暗遮蔽，说明国君和臣民肯定有很大罪过，并预示着上天惩罚的降临。不少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老兵心里都在犯嘀咕：这次二打长沙恐怕比上次更加凶多吉少。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军进攻部队的战斗力莫名其妙地大幅下降，尤其是第四师团原本就不愿充当攻打长沙的“排头兵”，只是为了挽回

“大阪兵不会打仗”的名声，才勉强在阿南司令官坚持下承担了主攻“重任”。日全食发生后，该师团许多官兵都对攻打长沙议论纷纷，认为既然上天都发出了警示，如继续攻打长沙，结果肯定好不了。

阿南对罕见的日全食却不以为然，他还饶有兴趣地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天象：“21日是少见的日全食，由13时15分（东京时间）开始，太阳形成下弦的月牙形，周围一带有如黄昏的昏暗，不久，太阳就被黑暗吞噬。”然而，就在阿南欣赏完这百年不遇的日全食后不久，部队上下对日食的悲观情绪让阿南感到十分不爽，特别是连续接到部队士气不振的报告后，阿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

马上命令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传令部队：这次日全食完全是一次自然现象，“我军正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任何动摇军心的“胡说八道”都将受到军法严惩！然而，阿南的训令并没有让日军士气很快振作起来，但“上天的惩罚”却很快到来。

日全食后仅几天，“上天的惩罚”就应验了，只是不在长沙地区，而在第十一军的后方宜昌。由于宜昌是距重庆最近的战略门户，因此日军在1940年6月攻陷宜昌后，便派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驻防。此时该师团已抽出30%的兵力支援长沙作战，宜昌实际只有1万多人防守。9月6日，蒋介石接到宜昌日军兵力不足的情报后，立即命令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宜昌之敌发起进攻，以此策应长沙会战。很久没打胜仗的陈诚接到命令后即于23日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向宜昌发起猛攻，在150门火炮的支援下，中国军队迅速夺占宜昌日军的外围据点，仅宜昌江南岸的肉搏战就让几百日军横尸遍野。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只得从长沙方向抽调兵力向宜昌驰援，但很快就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第十三师团铃木大队还在回援途中遭到围歼。战至10月初，守敌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绝望地给阿南发去诀别电，并签发了包括日侨在内的集体自杀令。不料，就在中国军队准备发动最后总攻时，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和地面火力支援下攻击中国军队的侧后，中国攻击部队只得撤出战斗。

宜昌惨遭围攻给指挥长沙作战的

阿南当头一棒，尽管他命令参谋长木下勇极力封锁消息，但还是在日军中很快传开，并将其与湘鄂出现的日全食联系起来，质疑此次攻打长沙从一开始就“不合时宜”。

由于大批日军回援宜昌，对长沙的攻势成了虎头蛇尾，虽然伤亡惨重，但战果却寥寥无几。唯一让阿南感到舒心的是他利用获取的中方密码，抓住了从江西赶来增援的上高战役老对手七十四军的行踪，用3个师团实施包围攻击，让其损失7000余人突出重围。此时日军已孤军深入达150公里，弹药及兵力不支急剧突显。于是战将薛岳立即调集预备队和各路援军对长沙之敌实施包围。激战中，中国军队“赵子龙师”一个团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英勇的中国士兵用大刀与敌展开长达1小时的白刃格斗，让数百敌军全部成了无头鬼，大队长上原中佐被长刀钉在了大树上。10月初，发现形势不妙的阿南被迫下令突围撤退。10月中旬，日军退回原进攻出发阵地转入防御，中国军队全部收复失地恢复战前态势。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以伤亡4.8万余人彻底破产。日军上层对此次“加号作战”大加非议，在同年11月召开的南京作战检讨会上，阿南提出了长篇申诉，其中日全食的发生使士兵作战意志和战斗力下降是其申辩的重要理由。同年12月，阿南又对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同样以伤亡2万多人而惨遭失败。

（据新华网）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文 著

别的事吧？我去买盒烟。”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见韩振洪走进自己的家门时，四周没有可疑点，他才放心地蹲下，抽起烟来。

二十五

洪河岸上的野菊花到了盛开的时期，那一束束、一簇簇、一片片雪白、紫蓝色的花，像星星、像雪片、像瀑布，把淇河装点成人间仙境。从菊花的药用价值讲，淇河野菊花是菊花中的上品。

天高气爽，在这仙境般的淇河岸上，在这菊花婀娜多姿、争奇斗艳的花海中，又锦上添花的是在那花丛中钻来钻去的鸭子。

舜牛来到河边。他听人说了石头家鸭子的状况，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家的鸭子，他在天外呢？不是吹的，他走的路，还没我过的桥长。我喂的鸭子快死光了，他比我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满河滩的鸭子一只比一只肥。他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在烟盒上磕了磕，噙在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阎王爷还长个偏心眼儿。哼，我非给他掰过来不可。”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

舜牛回到家，喊来儿子满囤说：“下窖，套车。”

小满囤不理解他爸的意思，挠挠头问：“爸，下窖干啥？都是死鸭子。”“你知道啥，死鸭子也是钱买的，拉到地里上白菜，一只鸭子长一棵大白菜。下窖拾。早晚听你爸的话没错，我能害你？”

小满囤吭吭哧哧下到窖底，舜牛在窖上，俩人装了满满一车死鸭子。套上驴，舜牛在前边扬鞭催驴，满囤在后跟着，出发了。

驴车快到路边拐弯处，小满囤说：“爸，俺三爷在前边呢。”

“怕他干啥，也不给他要穿要穿，他能管住咱？咱是光明正大往地里拉

的。你爸一辈子怕过谁？”

三爷站在路边，两手握着锨把，憋着气，光等驴车拐弯呢。舜牛扬鞭刚喊：“喂儿驾。”三爷一锨奔过去，正打在驴头上。

驴调过头，顺着原路跑得飞快。

“吁，吁——”尽管舜牛大声吆喝着，他的号令也不灵了。驴车颠簸着，死鸭掉了一路。他看也撵不上驴车了，勾着头，红着眼说：“三叔，俺二嫂又没给你煮鸡蛋不是？没给你煮鸡蛋，那能怨驴吗，给驴身上出啥气？”

“你有点人性没有？”三爷气得直直哆嗦。

韩振洪闻声跑来问：“舜叔，咋了？”

三爷气愤地说：“他配当叔吗？他的良心叫狗吃了！”三爷点着舜牛的头说：“你端着屎盆一次次给孩儿头上扣，你活活换死鸡，把孩儿的一棚鸡全毁了！不吭你，你认为你多能呢？你一撅屁股都知道你屙的啥屎！你又来这一手呢？这几天我都看着你呢。你狼心狗肺又想来毁这一棚鸡！你是个人吗？”

舜牛没话说了。他没想到自己的把柄被老人抓住了。他的脸白一阵黄一阵，只得找坡下驴，变了口气说：“三叔，你说死恁些鸭子，不埋到地里，在家臭半道街，恁近的人，我能那么做不能？你屈死我得了！”

韩振洪明白了，笑了笑说：“三爷，让舜叔给地里埋吧，他的鸭子是勒死的，不传染。”

舜牛又抓住理了，鼓着肚蹦起来说：“你咋知道我的鸭子是勒死的？你啥时候到我家都给我勒死了？”

“舜叔，我啥时也没到你家去。俺的鸭出现这种情况，我去给你说说，你不让我进你家的门。我问你有败症没有，你说都活泛泛的。”

“你没进我的家，你咋知道我的鸭是勒死的？你是诸葛亮，会掐会算？你爹都够能了，你比你爹还能？”

路过的人都停住了脚步，喜欢看热闹的人大老远跑来了，人越来越多，在场的人都被韩振洪的一番话震惊了。就连三爷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走到石头跟前说：“他不是个人，不搭理他，走！”

韩振洪推开三爷的手说：“满囤弟，你去把车赶过来。”

舜牛更有精神了，说：“满囤，快去，你个晕头驴，还愣啥，快去。”

小满囤跑回去，把驴车赶回来，一边走，一边拾路上的死鸭子。韩振洪掂起一只，拔去脖子上的毛，一根丝线深深地勒在鸭子的皮肉中。舜牛瞪大了眼睛，他倒出了一口气。当他听完韩振洪的解释后，又来精神，一拍屁股：“我日他祖宗！我现在就找他去。”

“别去了。”韩振洪说，“人早跑了，门早封过了。”

舜牛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说话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开了，连一个劝他的人都没有，也够没趣了。

韩振洪把三爷搀扶到鸭棚前，搬凳子让他坐下，又给他倒碗水。三爷端着碗长叹一声说：“舜牛长成这种材料都怨我，你二爷死时，他才仨月，全靠你三奶把他养大了。为了你二爷不断这个根儿，那真是噙住怕化了，抱着怕吓着，怕他热，怕他寒，又怕他饥，怕他撑。一家人都看着他的脸说话，怕他哭，他一哭，全家人心里都不好受。娇养儿，无义子，一点都没说错。他小时候也很乖，想要钱，知道离开我不成，会叫叔，嘴可甜，晚上提便壶，白天倒洗脸水。现在我没用了，几十年来，过年过节的，没给我端过半碗菜，没给你三奶买过一块糖。有一次，你三奶在大槐树下起不来，叫他几声，他没去拉一坨。为了他，我没少作难，咱有啥对陈家那么好？他把人家的媳妇逼死了。晶晶她妈找人说媒时，晶晶她姥姥家的人非让我去给他们签字画押，才成了这一家亲戚。让他到大同避难，过着有

家不能回，寄人篱下的生活，就这还不老实，窑不下，整天跟满囤妈在一块。人家才是个13岁的小姑娘，他把人家玩了。人家大人逮住后，非要弄死他不可，后来派人送信让我过去，我到那儿人家也不知道关他多少天了，瘦得不成人样。他怕我不管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叫叔叫得心寒。咱送给人家很多钱，答应娶人家，才算了结。一家出一个没材料的人，闹得几代人不能安宁。

“你爷在家时，一夜得起来转悠好几次，生怕全村有闪失。陈老二他娘熬寡熬得很干净，孤儿寡母平安无事，那是咱家看护得紧。在那动乱年代，不是咱家，她早叫人抢跑了。你爷给外走一次嘱咐我一次，‘兄弟，陈家有个闪失，大家都要笑话咱弟兄没本事呀！’我也养成了习惯，一夜不起来几次，心惊。舜牛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有一天夜里，他趴在晶晶妈的后窗台下，我问他：‘你赶死命憋呢！我再遇见你，咱有死有活。’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是前几辈欠他，这一辈子该生他的气呢。走路要走正道，做人要有志气，不怕身微，就怕志短。我很佩服你爷，咱家不是官宦，没有万贯家财。你爷靠志气，走正道，把生意做到八州十三个省。你爷不是秀才，不是文人，靠脸面，与上层名流结交了很多朋友。一面做生意，挎包里从不离书，只要他在家，整夜整夜不吹灯，一看就是到天明。”

(24)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